

春节快乐

新年的浪漫

■许慧

新年的脚步越来越近,大街小巷到处弥漫着新年的气息。

我家门前,有一棵歪脖子老槐树。北方冬日的清晨,常常是被一层薄雾笼罩着。雾气缭绕中的老槐树,更增添了一丝神秘感。冬日的老槐树上没有叶子,只有枝干缠绕着枝干,分不清哪枝是主干,哪枝是衍生枝干。没有被精心修剪过的枝干,凌乱中反而多了一份野蛮生长的旺盛生命力。在雾气中,与倾斜的树干彼此呼应着的是黑白灰简约又大气的颜色,像是一幅天然的水墨画。

“水墨画”里倏地亮起了一抹抹的黄色,夹杂着红的、绿的、黄的,一闪一闪的,形状更是各异,有星星,有月亮。

“闺女,这灯好看吧?这可是我在淘宝新入手的一些小彩灯,还用了5块钱的新年券呢。”父亲边说边用手按着手里的开关。那些藏在树上的小彩灯,也随着开关变换着时长和颜色。父亲的话里洋溢着喜悦,就像这些小彩灯一样温暖。

我家屋后是新年前的最后一个大集。一条东西向的马路两边,被各种各样的年货牢牢占据着。“瓜子仁、大核桃喽”,干果摊位旁的人们抓着炒瓜子,嗑得正香;鸡鸭鱼肉按照种类摆好,等待着人们挑选。一条条胖头鱼慵懒地摆尾,随时准备着和有缘人回家过年;“春联,春联,快来瞧一瞧,看一看啦”,春联中所蕴含的感情牵挂,更是将春联所蕴含的浪漫,推上了一个更高的台阶。

卖春联的分为两个摊位,一个摊位上是打印的春联,一个摊位上是手写的春联。打印的春联,红色的大纸上印着烫金大字,字的边界处闪烁着碎金粉。有的字体端正,极为端庄,有的则是用一些卡通形象的“龙”形福字来彰显龙年的龙腾虎跃。还有的春联用了各种花体字,令人一看就想到了春天的温暖。

遇到光的时候,金粉装饰的字如同水波荡漾般耀眼。如果说金色是活泼的,那落在底部的红色便是沉稳的。两者相互映衬中,便是新的一年。

手写春联的老先生独立于另一隅的小木桌边,桌上放着红纸、笔墨、镇尺等。“我要家人平安”“我要孩子来年顺顺当地考进大学”“我要老人身体健健康康”……大家争先恐后地说着自己的心愿。“家人平安”是最朴实、最重要的愿望,“财源滚滚、出人头地”等都是锦上添花的美满。

老先生认真地听着每个人的愿望,面上带着笑,他也沉浸于诉说者的喜悦当中。一直等到人们说完了自己的新年之盼,老先生才从他的箱子里抽出一张大红纸。“刷拉——”一声,他将红纸铺于木桌之上,继而用镇尺压住边角,不留一丝褶皱。老先生面上依然带着笑,可眉间的距离却缩短了,紧蹙的眉头告诉人们,他在细细思考。这时候,摊位周边叽叽喳喳的人们瞬间安静下来,生怕打扰了先生的思绪。

老先生抬手利落,落笔又很柔缓,一收一放之间,带着人们希冀的美好,字眼便落在了大红纸上。他将全部的精气神都贯注在那一支龙飞凤舞的笔上。笔尖如同龙蛇一般行云流水,笔画工整规范,线条平直自然,结构匀称方正,运笔流畅有度,字字写出来都透着精气神。

“天增岁月人增寿,春满乾坤福满门”,是流传千年的经典;“新春新景新气象,多财多福多平安”,是人们朴素而美好的希望;“龙腾盛世展宏图,国家昌盛万众欢”,是从小家到大家的国泰民安……一副副喜人的春联在先生的笔下仿佛有了生命力。

老先生双手捧起已经完成的春联,一个“福”字整齐地压在上面。从他对面看去,“福”字是倒着的。“您的‘福’到了”,老先生将对联连同“福”字一并交到对面人的手里。

“托您的‘福’”,对面的人恭恭敬敬接过来。老先生喜上眉梢,对面的人亦喜上眉梢。

我家屋里,“梅花”馒头即将隆重登场。掀开锅盖,白花花、冒着热气的馒头映入眼帘。妈妈用筷子点一下红色素,在馒头的中央轻轻一点,一个红点馒头就诞生了。这还不算完,妈妈又用筷子尖更轻地蘸了一下红色素,在红点的周围又点了四下,这四下要向外延伸,拉长一点点。至此,一个活灵活现的“梅花馒头”便完成了。

熙熙攘攘中,新年的气息又浓了几分。岁月更迭,亘古不变,融入人们感情寄托的新年,是新年的“新”,是新气象的“新”,是新面貌的“新”,是岁岁年年的浪漫!

年味

■肖靖

寒冬已深,家里的长寿花开得正好,红艳艳的,隐隐透着些年味。

小时候的我,每到过年就很高,到了腊月就开始盼望,新衣服,好吃的,还有美丽的烟花。那时候物质匮乏,人们之间的礼物往来也很单一。亲戚本家之间就是一瓶酒、一盒点心或者是一串套圈油条。送油条也是因为大年三十晚上,家家户户都要摆一盘套圈油条。

腊月二十九,我和哥哥就开始替父母送这些礼物,一家家送过去。我们去的时候手里拿着东西,回来的时候口袋里就多了瓜子、花生和糖果,一边吃一边走。腊月的寒风吹得手和脸蛋都是红的,时不时吓一下树枝上叽叽喳喳的小麻雀,看着它们“腾”一下飞走,心是雀跃的。小时候的年,寒冷中溢满浓浓的喜悦。

到了大年三十下午,我们就开始贴春联。妈妈熬一锅浆糊,爸爸把大门上陈旧的春联用笤帚疙瘩扫下来,哥哥贴大门上的,我贴屋里的。家里必须要贴一个倒着的福字,寓意“福到了”。大水缸上也要贴一条“福水长流”。现在家里都没有水缸了,这个就见得少了。

三十这一整天,妈妈都在蒸馒头、蒸包子,备着年后有亲戚来的时候吃。锅烧开了,屋子里蒸汽腾腾。我常常在蒸汽屋里钻来钻去的,把自己当成仙境里的仙女。晚上,妈妈会上供,几个碟子放在桌子上,祈求平安顺遂。哥哥在院子里面放鞭炮,我凑热闹,站在屋檐下看。

当然,全家还要一起包饺子。素馅的饺子很讲究,豆腐干、豆腐皮、白菜、套圈果子,都切得细细碎碎的,和着香油拌成馅儿。其他的馅儿要根据各家的过年习惯准备,或素或荤各家不同。每逢家里增添人口,过年的时候可以换饺子馅儿,比如素馅儿换肉馅儿,肉馅儿也可以换不同的肉类。晚上要烧一整夜的香,爸妈守夜换香,我和哥哥坚持不住,会在12点之后就睡去了。

初一需要起个大早,各家各户比赛一样,看谁家吃饺子、放鞭炮更早一些。谁家得了第一,寓意获得了一整年的好彩头。睡眼朦胧的我被爸妈喊起来。我和哥哥穿上新衣服,看着父母忙忙碌碌地煮饺子。饺子上桌的时候,爸爸到屋外放一大挂鞭炮,鞭炮响起,爸爸进屋洗了手就可以动筷子吃饺子了。一盘子的饺子里会有一两个饺子里面藏着“麸子”“硬币”,寓意吃到的人会在新的一年“有福气”“钱多多”。

吃完饺子,各家各户开始拜年。本家的、关系不错的亲戚朋友,相互串一串门。“过年过得好好呀”“饺子吃得多吃得多”……问候和祝福的话语萦绕在耳边。哥哥是要跟着大人们去各家拜年的,女孩子不用拜年,我就在院子里玩。鞭炮燃过之后,满院子的红纸,鞭炮芯子燃烧留下黑黑的印迹也很有趣。

大家拜完年一般都会回家睡觉。初一的晚上会有人家放烟花,小孩子们奔跑着到各家去看。零零散散的烟花会持续到正月十五。十五的晚上会有大的烟花,多半个村的人聚在一起,各式各样的烟花引得小孩子们大声呼喊,惊喜跳跃。

长大一些以后,总觉得“过年”渐渐失去了吸引力。生活水平越来越好,水果、零食、新衣服成为生活里的常态,不再是过年才有的福利,年味仿佛越来越淡了。随着年龄的增长,我又开始对“过年”热衷起来,总觉得要正式一些,想给孩子留下些关于年更多的记忆。

大年三十蒸馒头、蒸包子、蒸枣卷,都做得小而精美。孩子们爱吃肉馅的饺子,我就自己调馅儿,求一个鲜香美味。晚上的饭菜摆满一大桌,一家人围坐,孩子们吵吵闹闹,长辈们分派压岁钱,其乐融融。初一还是会让孩子们穿上新衣服,预示一年新的开始。

现在觉得,原来年味浓还是淡,全在内心。

窗花映照旧岁尾

■马英闵

雪花轻轻飘落,天地间一片洁白,家家户户的窗上都贴上了红彤彤的窗花。小巷深处,温暖的灯光透过剪裁精致的窗花,投射在斑驳的墙面上,仿佛是时间在墙上刻下的年轮。除夕的脚步声渐行渐近,每一次心跳都在倒数着旧岁的尾声。

在这个充满仪式感的时刻,我兴奋地站在窗前,手中拿着一张刚刚剪好的窗花。窗花上的牡丹花瓣层层叠叠,透露着一种盛世的繁华。窗花下,是妈妈忙碌的身影。她在厨房的锅碗瓢盆间穿梭,一边念叨着年夜饭的菜谱,一边叮嘱我要小心,别剪着手。我笑着应了一声,心里暖洋洋的。

厨房的蒸汽慢慢弥漫,和着窗外的雪花,仿佛整个世界都温暖了。我将窗花贴在窗户上,轻轻按压,确保它能平整地附在玻璃上。这时,门外传来了爷爷的咳嗽声,他一边咳嗽一边踏着雪进了屋。我连忙迎上去,看见爷爷的眉毛上沾满了雪花,就像一位穿着棉袍的老仙人。

爷爷坐在炕头上,一边喝茶,一边讲着从前过年的景象。他的声音在屋子里回荡,带着岁月的沉淀和生活的智慧。

除夕的晚餐是一年中最为丰盛的一餐。桌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佳肴,有红烧鱼、腊肉、饺子、年糕,还有妈妈特别准备的几个菜。我们围坐在餐桌旁,享受着这一年最温馨的时刻。外面的鞭炮声此起彼伏,这个小小的空间里,充满了家人的笑声和交谈声。

夜深人静,除夕的气息在风中渐渐沉淀。我躺在被窝里,思绪飘向那些年来的每一个除夕。记忆中,总有那么一些细节像是窗花上的每一笔、每一画,清晰而深刻。

小时候,家中的窗花总是爷爷亲手剪的。他剪出的窗花总是那么生动,仿佛每一朵花儿都在窗格间盛开。而今,随着岁月的流逝,爷爷的手颤抖了,已不再剪窗花。我从小就跟着爷爷剪窗花,这件事自然而然落在了我的身上。

我在客厅的地板上铺开红纸,手持剪刀,小心翼翼地沿着画好的线条剪裁。爷爷坐在一旁,眼睛紧紧地盯着我的动作,不时地指导我:“手要稳,别急,细节之处要处理好。”他的声音沙哑而温柔,充满了鼓励和期待。

我记得有一年除夕,那是我第一次自己剪窗花,剪出的第一朵窗花总有些歪斜。爷爷笑了,他说:“歪斜也好,这是成长的痕迹,是你剪的窗花,有你的风格。”我看着那朵不太完美的窗花,心中涌起一股暖流。

除夕的夜晚,我们一家人围坐在火炉旁,分享着生活的点点滴滴。我们谈论着过去一年的得失,展望着新的一年。窗花在这样的夜晚显得更加温馨。在这个特别的时刻,旧岁已经悄然离去,新的一年正悄悄地走来。我们在红色窗花的映照下,迎接新年的第一缕曙光。